



古琴奇缘
之

霜华引

温暮生
著

下

人气作家温暮生首部仙侠巨著，
收录全新未公开番外

一个背负宿命的落魄皇子
一个为情赎罪的执着仙灵
一段书于乱世的动人神话
一曲荡气回肠的旷世奇缘
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古琴奇缘之

下册

霜华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琴奇缘之霜华引 / 温暮生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552-3203-2

I. ①古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157号

书 名 古琴奇缘之霜华引

作 者 温暮生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特约编辑 由 宾 戚兆磊

装帧设计 苏 涛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0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203-2

定 价 5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霜
相
华
年

目 录

自序	“做作”也是一段可贵的回忆	001
楔子		003
第一章	晓来谁染霜林醉	011
第二章	平林漠漠烟如织	047
第三章	弱柳从风疑举袂	095
第四章	菡萏香消翠叶残	143
第五章	东边日出西边雨	193

霜华录

目 录

第六章	欲将沉醉换悲凉	245
第七章	易水萧萧西风冷	251
第八章	解释春风无限恨	293
第九章	断鸿声远长天暮	393
第十章	流光闲去厌繁华	441
	尾 声	470



第六章

欲将沉醉换悲凉

月向西斜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

我在篝火堆里又添了些许柴草。火势渐旺，映红了山洞中嶙峋的内壁，师父一动不动地盘坐在一边闭目养神，而夙莨也木然地将视线凝聚在跳跃的火苗上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。

我僵硬地动了动右手，那里已经缓缓恢复了些知觉，或许是在大营时师父给我喂下去的那粒丹药起的作用，我中的毒已经被慢慢化去了。可是，看着那浓烈的青黑色顺着我手臂的筋脉逐渐退去，我的心里却并不觉得有多轻松。

气氛太压抑了，沉重得让人窒息。

这里是栖霞山山腰一处非常隐秘的洞穴，深入山体蜿蜒盘旋了好几折，若不是师父领路，外人即使从洞外路过也不可能找到这里来。因此，我们便暂时在这里休息疗养，好养足体力等天亮后下山。

再次见到师父，我除了激动还有那么一点微微的失落，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，应该是对今后的生活有些渺茫了吧。我答应帮夙莨找到师父，现在诺言实现，然而我心中却没有任何卸下负担的轻松感。

像是有什么更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一样。

师父缓缓睁开了眼睛，黑亮的眸子扫过我的脸，淡淡地说：“璞儿，你很惊讶吧。”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并没有直接回答。

他似乎是猜到我会这般动作，低声道：“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要瞒你，但是现在时局混乱，为了某些必要的事情，我也只有这样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但是你最后也没有一直隐瞒下去，不是吗？”顿了顿，我又说：“其实我实在是想不到……这人会是你……”

“这只不过是一种自保的伎俩。”师父抬起手在面具上轻抚了几下，“江湖险恶，

若无一些保全自己的招数，只会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之上。”

我凝视他，沉声说：“其实你很早之前就开始跟着我们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点头。

我又问：“那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们的？”

一记轻笑从面具后传来：“如果我说，这七年来我从未离开过你的身边，而是在暗处悄然观察着你的成长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我摇摇头，坚定地道：“不信。”

“哦？”他道，“为何不信？”

“我就是不信。”我把头一偏，“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，你大可胡编乱造，我为什么要相信？我宁愿相信你和我这次不过是碰巧遇上的。”

过了片刻，才听见他叹气道：“璞儿，没想到你长大了，脾气也变得这般厉害。”

“与其去研究我脾气变坏的问题，倒不如来说说你的问题。”我冷笑道，“师父，你应该一直就对我身上的力量了如指掌吧，可为何就是不告诉我那是什么力量？还有，那本是用来修身养性的《无极剑诀》什么时候变成了祈灵山妖尊的《天剑神诀》？为何只有我们两人能够驾驭瑶琴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又是谁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为何你什么都不愿意对我说？”

我一股脑地抛出了萦绕在头脑里的诸多问题，然后安静下来，淡定地望着他。

可是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回答了一句：“因为我是公孙锦，而你是璇璞，这，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还是在敷衍。”

他却没有再回答我，而是并着手指对我眉心一点，光影闪过，洞穴中突然传出一记低吼，黑崎巨大的蛇身顿时出现在了洞穴里，他渐渐幻化为人形，一双眸子跳跃着怒火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师父。

而师父却不为所动，指尖一划，蜉漓娇小的身躯也在一片青色光晕中出现在了凤莨身边，她看见师父，轻轻啊了一声，惊道：“是你？”

师父微微一笑：“小蜉漓，难得你还记得我。”

蜉漓点了下头，目光悄然瞟向黑崎。

黑崎冷哼一声，握紧的拳头里传来清脆的咔嚓声，他好半天才扭转过头，在我身

边坐下，对面带微笑的师父是理也不理。

“呵呵，黑崎妖尊，你似乎对我有些意见？”师父看着黑崎道。

过了半晌，黑崎才沉声道：“阁下既然是璇璞的师父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想问一句，方才在那重兵重围中，是不是你将我与蜉漓禁锢起来的？”

师父笑着点点头。

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那个时候我完全感受不到黑崎的存在，原来是师父在其中做了手脚。

“哼，果然。”黑崎眼中寒芒一闪，“我奉劝阁下一句，最好不要用别人的性命开玩笑，那并不好玩。”

面对带有浓重火药味的质问，师父也只是淡然地道：“妖尊多虑了，该怎么做，我自有分寸。”

“你明明没有！”黑崎一记重喝，连着我的心也跟着一跳，浑然天成的霸气从他身上散开，夙莨与蜉漓都抬头望向他。这一刻的黑崎，才真真正正地显露出了他一代妖尊的气势。“且不说璇璞是你的弟子，你居然还能如此漠不关心，刚才那等千钧一发的场合，如果我能出手助他一臂之力，那璞小子就根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，你这是在玩弄他们的性命！”

黑崎一番铿锵的语调，却全然没有挑起师父低垂的眉首，只听见他平淡的嗓音缓缓在空旷的山洞内回旋：“没有人有资格玩弄他们的性命，若到必要时，我一定会出手。”

“对啊，你确实出手了，公孙师父，你真的好厉害啊。”黑崎冷笑道，“你口口声声说这些年来一直在暗中观察璞小子的成长，也不可能对他近来的遭遇不清楚，他被人冤枉，被人陷害，有家归不得，有亲不能认，你这个师父，倒还真是当得心安理得！”

“黑崎……”我插嘴喝道。

“璇璞你闭嘴！”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昂，“公孙锦，你既然可以如此冷血地看着这一切，为何不干脆继续冷眼旁观我们被瑾国官兵尽数诛杀，那样岂不更好？”

“黑崎！”我忍不住了，“你有完没完，这根本就不关你的事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再掺和上一脚！”

“不，他很有必要。”师父低垂的眸子突然抬起来，“璞儿，妖尊现在是以你的身体为宿主栖身，你们可以说是共生体，他当然有必要关心你的死活，因为若是你死

了，他，自然也活不了。”

师父的语气发冷，眼角带着讥讽瞟向黑崎。黑崎霍地站起，眉间青筋直跳，怒喝道：“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在装伪善？”

师父淡然自若：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浓烈的玄光一闪，我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，黑崎高大的身体已经化为一道急光而起，拳头带着一股撼天动地的力量直直朝师父打去，力道所带起的劲风，让整个洞穴都在轻微地颤抖着。

“不要！”我大喊着站起，就想扑过去拦住，不过夙莨与蜉离的动作更快，一左一右来到我身边，制住了我的动作。

拳头状若流星，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撕裂成了一块块的碎片，我骇然地望着这一切，黑崎身上的伤拖拖拉拉这么久，总算好了大半，这一拳威力之大，绝不容小视。

然而我却阻止不了，经过连夜大战，我的身体早已疲乏不堪，再加上夙莨清凉的灵力急速进入我身体里，封住我的经络，让我动弹不得。可就算我能动又能怎么样呢，一边是敬仰万分的恩师，另一边是同生共死的伙伴，这样的难题，世人都难以做出选择。

所以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崎的身体眨眼间便冲到了师父身前，那拳头不偏不倚正好击在师父的眉心处。

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定格了。

刹那间，师父的周身爆发出一层浓厚的金光，光影瞬间扩散将整个洞穴照耀得亮如白昼，接着急速收缩，形成一个金色的圆形光茧，将师父与黑崎的身体都包裹在了里面。

一直到这时，我才感觉到夙莨与蜉离松开了我，蜉离两只小手垂在身侧紧紧握着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层光茧，眼里透露着担心。我疑惑却焦急地望向夙莨，她只是看着我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就在刚才，你师父传音入密告诉我与蜉离，如果黑崎有什么过激的反应，只要我们帮他拦住你就可以了，并且还说，这样做绝无坏处，让我们不用多想。”

听见这样的解释，我虽然无奈，却也只能与他们一同看着那光华流转的光茧，就算担心也无济于事。

师父身上的那层迷雾似乎越来越浓了。

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那光茧猛然向外膨胀了两下，接着便轰然破碎散成漫天星光，一个高大的黑影从金光中急速弹了出来，蜉蝣立刻飘身而上，接住了那道身影缓缓沉落，正是黑崎。

然而，此时的黑崎却是一脸震惊，他声音透着颤抖，对着金光余晕中一道修长飘逸的身影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却分外焦急，看着黑崎似乎无事的样子，自然朝师父的方向快步而去，然而迎面却传来了一股柔和的力量，将我推回到夙苒的身边。

片刻之后，金光终于消失，师父站立在原地，深邃的目光对着火焰，似乎跳跃开一层若有若无的光晕，他看着黑崎，轻声道：“请问妖尊，对于璞儿的事情，你又有多少了解呢？”



—第七章—

易水萧萧西风冷

黑崎沉默片刻，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出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我一阵愕然，不知这两人在打什么哑谜，而黑崎这时却干脆利落地盘膝坐下，五心朝天，宝相庄严，仿佛老僧入定。

蜉漓伸手探了探黑崎的脉门，脸上跳跃着兴奋的光芒，对着师父道：“公孙师父，谢谢你！”

“看来刚才你师父帮黑老妖重新将元丹给凝结出来了。”我尚在疑惑间，夙莫已经在一边缓缓说出了答案。

我定眼望去，果然，黑崎头顶上缓缓出现一个拳头大小的玄色光球的影子，正徐徐旋转着，散发出一层层的光晕将黑崎的身体笼罩在里面。

“小蜉漓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不出三个月，妖尊的修为就能尽复，到那时化妖水所带来的伤害也可一并除去了。”师父笑着对蜉漓道。

蜉漓激动地一点头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分外可爱。

此时黑崎身上的光影渐收，头顶上的元丹化为一道流光遁入体内，他长吐出一口浊气，站起身来，对着师父一抱拳：“大师今日之恩，黑崎没齿难忘。”

师父只是挥挥手，会意地点点头。

对于黑崎突然而来的变化我也能理解，这段日子由于身体上的重创，昔日妖尊可是受了不少气，现在修为大复，自然可以吐气扬眉，不用再受什么窝囊气了。

黑崎又道：“大师这等修为，恐怕早已功参天地，濒至真仙境界，小妖刚才是唐突了。”

功参天地，濒至真仙？

我听见黑崎这般形容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师父波澜不惊的脸，他也转头看向我，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我一直以为在学琴的那些年里了解到了师父的全部，然而他这个天下第一琴师的光环掩盖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对此一无所知。

“师父……”我怔怔出声，不料还没有开口，他却已经抬起手制止住了我，道：“璞儿，有些事情为师现在还不能说，但你要明白，若是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会了解这其中的一切缘由。”

我默然地埋下头。

“璞小子，你不要怀疑你师父，他……其实他一直都很关心你。”黑崎现在的态度和刚才简直完全换了一个人，道，“刚才我是真正地被愚弄了一回，我这才想明白，其实你师父那是在试探我，因为我若是不为了你的安危据理力争，恐怕现在我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”

我疑惑地望着他们，想了想，猛然间惊出一身冷汗。

“嘿嘿，你想到了吧。”他说，“我若是对你的安危不闻不问，刚才你师父就不是帮我疗伤，而是直接一巴掌拍死了我。他会那么说，只是想弄清楚我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恶意而已。”

“哼，我倒不觉得公孙锦这师父当得怎么样。”夙莨突然在一边出声道，“抢了紫煌倒也罢了，刚才偏偏要到最后关头才肯现身，白白让璇璞跟着差点丧命。”

师父淡定地凝视着夙莨，缓缓道：“你真的这样认为？如果我说，若是你没有下毒弄死左承轩他们，今天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，你是信还是不信？”

夙莨的身体明显一颤，喝道：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怎么会下毒？”

师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只顾着杀人灭口好掩盖风声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那八人的身上都被刚才那个叫作莲笙的蛊道传人种下了‘知命蛊’！”

夙莨脸上的表情凝滞了，好半天才喃喃道：“知命蛊……难道说……”

师父继续道：“你以为你在那茶肆的小动作能逃过我的眼睛？在你将茶水泼向璞儿的那一刻，已经悄然将隐藏在袖中的毒粉送到那几人的嘴唇上，就等他们茶入咽喉……这毒，自然是下得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你万万想不到他们身上都被种下了‘知命蛊’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夏祝情就已经知晓，自己的计划失败了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才会变换策略，布上天罗地网等着我们跳进去？”夙莨埋首一笑，“我这一步棋，当真是走得失败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难以置信地道：“夙莨，那八人真的是你毒死的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夙莨这次却爽快地承认了，“璇璞，难道你会认为他们死得不值吗？”

我一时哑然，只能道：“他们即便恶贯满盈，也要交予律法审判，你这样，着实过分了些。”

“律法？律法在哪里？”夙莨反问我，“在你被赶出官的那一刻，律法在哪里？在我们数次被奸人算计，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，律法在哪里？在如今奸臣当道、掌权弄势的时代，律法在哪里？你说啊，上有昏君，下有奸臣，嫔妃作乱，内贼难防，别的且不说，黄胤黄嫂的遭遇你是真真切切看在眼里的，你说说，在这些事情就这样眼睁睁地在你面前发生的时候，那些所谓的大义，所谓的律法，又在哪里？”

她越说越急，果真句句难以反驳。

然而师父却不理她，而是徐徐道：“其实你们在看到那封信时都很惊讶吧，但是如果我要说，夏祝情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刺杀璇武帝，你们会怎么想？”

我们皆是一愣，就连黑崎也来了兴致，道：“既然她不想，那她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弄这些幌子，难道只是单纯地为了加害璞小子？”

“不对。”我当即反驳道，“他们应该没有掌握我的行踪，如果真要对付我，大可直接派人来抓，不用这么费心。”

师父赞许地点点头，接着道：“就我所知，所谓的刺杀计划，不过是夏祝情操弄的又一个夺嫡伎俩。”

我惊道：“什么？难道大皇兄他……”

师父看着我：“璞儿，在你的印象里，大皇子璇玮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我想了想，道：“说他刚正不阿，有勇有谋，完全不为过。”

“这便是了。”师父笑道，“这样的一个人，会甘心被人像傀儡一般操控吗？”

电光石火间，我立刻想通了其中的关键，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师父，只等他道出最后的答案。

“允国雄踞北方，民风彪悍，自古就一直想要扫平各国称霸神州，但他们虽然骁勇善战，却少了能够运筹帷幄的人物，再加上瑾国千年来国力殷实，商都国更是数千年来神州第一强国，若是两国联合，恐怕就算允国再强横，也逃不了被灭国的命运。”

“神州三国鼎立，总有些利益争端，虽然表面上三国和睦，风平浪静，但私底下

允国皇室与百姓从来没有放弃过称霸天下的梦想，这种蠢蠢欲动的欲望一直被压制到上代皇帝炎帝这一代，终于不可抑制地爆发了。”

“炎帝在位时，并不像先帝一样一味地扩充兵马，他明白即使允国百姓都去参军，也不够商都和瑾国联合起来啃的，只有从内里缓慢渗透。若是能控制住其中一国，合两国之力，取下另外一国完全不在话下，而成功之后，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吞并掉盟友，从此三国仅剩一国，允国人千余年来的梦想，也能得以实现了。”

“然后他把这个渗透的目标，瞄准了瑾国……”我缓缓道。

师父赞许地点头，继续道：“璞儿，瑾国应该有记载，四十年前在瑾国怀州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？”

我想了想，道：“四十年前，怀州突发瘟疫，短短三天便有数千人丧生，当时先皇曾对全国下诏，若有人能遏制恶疾，立刻册封其为安国侯，且代代世袭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脸色渐渐变了。

夙莒看着我，疑惑地道：“这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凝视着师父了然的双眼，缓缓道：“后来怀州出现了一名年轻医者，用他的家传秘方治好了所有人的病。先皇大喜，亲自于璇仪殿接见他，并兑现承诺，册封他为安国侯，并赏黄金千两、良田万亩……”

师父接过我的话：“这名安国侯，就是贵妃夏祝情的亲爷爷，而且我如果说出我查探到的一件惊天秘密，恐怕，你们立刻就知道允国的用心是多么的险恶了。”

“四十年前的瘟疫，并不是平白无故开始扩散的，怀州城地处瑾国北部，跟南方比起来贫瘠不少，缺水少粮，而整座城唯一的水源，就是城外不远处的一条小河。当年的事情，就是那安国侯先把致病的药粉撒到河里，让全城的人都染病，然后等皇室颁布了这道赏赐的圣旨，他再大义凛然地站出来，用解药的药方，换取了安国侯的爵位。”

我怔怔地听完，才道：“原来四十年前的那场大乱，不过是允国因为野心而下出的第一步棋，我算是明白了。”

我稳住情绪，“我一直以为夏祝情不过是受了旬帝的蛊惑，谁料名动瑾国的安国侯夏家竟然有这样的身份！”

“现在明白些缘由了？”师父道，“所以你这次被陷害出宫，不过是允国这百年

大计所迈出的又一步，只要你消失，夏贵妃的儿子璇玮就能立刻当上太子，到时候再想个法子害了璇武帝，太子登基，夏祝情再架空新帝的皇权，辅以旬帝从后操控，到那时再集合两国之力齐对商都，允国数十年前播下的种子，也就到了收成的时候了。”

我点头，了然道：“但是，他们却万万想不到事情会在这个时候出了岔子，因为太子璇玮完全不是一个能任意掌控的人，如果一个傀儡不再是傀儡，那炎帝旬帝两代帝王数十年的经营，也统统化作泡影了。”

师父满意地看着我，继续道：“既然傀儡不愿意当傀儡，那么傀儡师也只能另换一个傀儡，于是，与璇武帝失散多年的六皇子璇璞就理所当然地被找到并接回宫中了。”

“呵。”夙莨轻笑道，“若真是这样，那他们大可效仿对付璇璞一样对付璇玮，为什么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玩这刺杀的把戏？你们只是在这里猜来猜去，恐怕真相根本没有这么复杂。”

我看向夙莨，道：“不对，我觉得我们没有猜错，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干脆利落地去除去璇玮，恐怕还是中间跳出人来阻挠了。”

说完，我与师父相视一笑，齐声道：“夏祝情。”

“我早该想到，所谓虎毒不食子，大皇兄怎么说也是夏祝情的亲生儿子，若是旬帝要对其不利，夏祝情定然第一个跳出来不干。以她如今瑾国孝宁皇后的身份，若是真要阻挠，恐怕事情会越来越糟，最后功败垂成，因此旬帝就算对她不满，也不能将她惹急了，才决定变着法让璇武帝将太子之位由大皇兄身上挪到那六皇子身上。”我淡淡地道。

“这便是了，这次所谓的刺杀不过是一次诈刺，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这样除去璇武帝，而是在唱一出戏，刺客来袭，六皇子挺身救驾，夏祝情再从中周旋，说不定这太子之位，最后倒真能换个人坐。”

师父道：“但是当那送信的八人死了之后，夏祝情立刻意识到事情已经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，于是立刻改变了策略，谎称将有刺客来袭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只是，他们万万想不到，出现的人居然是璞儿你。你现在是他们的头号心腹大患，因为只要你一天不死，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会威胁到他们的整个计划，只有将你斩草除根了，他们才会安心。”

我自嘲地笑笑：“我这番自投罗网，反倒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了，原本就洗不清